

三月風丛书 • 华夏出版社



# 礼拜日

史铁生著

# 礼 拜 日

史 铁 生 著

华 夏 出 版 社<sup>I</sup>

1988年·北京

## 内 容 提 要

本小说集收入了史铁生近几年来创作的中短篇小说九篇。这些作品，有的是对知识青年下乡生活的新的审美观照；有的是对人生意义、人际关系的深沉思索，有的则是展现了残疾人在击败命运的挑战时精神世界所焕发出的绚丽光彩。这光彩能照亮每一颗热爱生活的心灵，激励我们勇敢地冲入生活的暴风雨，品尝胜利者的快乐。

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家对生活的细腻观察，对人生的深邃思考。作家的创作手法也是广采博取，色彩纷呈。写作风格也日臻成熟。读者在平淡自然的语言中，可领略明丽的诗情画意，达观的幽默感，又可透见哲理的光辉。

## 礼 拜 日

史铁生 著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四五条内月牙胡同10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开本 10.125 印张 216 千字  
1988年9月北京第1版 198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300册

ISBN7—30053—189—9/I·067

定价：1.75元



## 史铁生

### 作者小传

史铁生，1951年生于北京，1967年初中毕业，1969年去陕西延安地区插队落户。1972年因双腿瘫痪转回北京。1974年至1981年在街道工厂做工，后因病情加重，回家休养。发表第一篇小说是在1979年，以后每年部写一点，到现在也写了50来万字。出了一本小说集，书名为“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现在这本是第二本，收集的是1984年以后的作品。

## 目 录

老人.....	( 1 )
来到人间.....	( 10 )
命若琴弦.....	( 31 )
合欢树.....	( 56 )
插队的故事.....	( 60 )
毒药.....	(179)
我之舞.....	(202)
车神.....	(232)
礼拜日.....	(241)
随想与反省 ( 代后记 ).....	(311)

## 老 人

暴雨过后，树林里飘溢着草木和泥土的气息。这是一座荒芜了的古苑。远处，殿堂的屋顶在夕阳下泛起耀眼的黄光了。时间是七八年夏天的一个下午。

两个人的头发都已经花白了。他们同时收拢了伞，仿佛刚刚觉出雨停了。他们一直坐在老柏树下的青石上，鞋和裤筒都湿透了。

“别总想那些年的事了，咱们见面又不是为了伤心。”年老的男人想笑一笑，但笑得很不自然，脸上的肌肉发僵。

“忘不了，”另一个老人说。她显得精神恍惚。“连我自己都不记得那么清楚了。”

“冬冬就说，有时候是冤枉人的人比被冤枉的人记得还清楚。”女的说。

男的不出声地笑笑，低下头看看自己的脚。怎么会忘呢？他又想起了那条冰冷的河、无边的雪野上的那缕孤烟，还有春天翻了浆的小路……“总回忆往事是衰老的象征，咱们还不老。”他低着头说。

“不，毕竟是老了。”她望望他的头发，也想到了自己的头发。“冬冬说我越来越象他外公、外婆了。有时候连我自己也这么觉得；我的一举一动，甚至说话的声音、语气，都象他们。”

云散尽了，落日很大，很静。一群鸽子在那一大片红光中飞着。

“我并不记恨他们，”男的说。

沉默了好一会，他又说：“可我真是没想到，他们会那样去死……在我的印象中，你父亲非常坚强，你母亲也总是很乐观。”

“越是这样的人，越受不住冤屈和悔恨。”女的说，“主要是悔恨。那些日子他们时常提起你，对我说，如果还能见到你，让我告诉你，当年的争论是你对了。我不知道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去死。那情景就象是一对殉情的恋人。那是六八年。”

一群孩子从不远处的一片木板房里跑了来，在树林里叫喊着，追逐着；有的穿着凉鞋，有的穿着棉鞋，有一个小姑娘光着脚。

“那是什么地方？”年老的男人问。

“木板房里吗？好象是个接待站。”

“是从各地来的，”女的又说，望着那群孩子。

“还当是带他们来逛北京呢。”还是女的说。

“问题都在解决，一切都在好起来。”男的望着那片木板房。

孩子们在乱石堆中跳上跳下，在水洼里趟来趟去，在湿漉漉的草地上又滚又爬，在树枝上打漂悠儿，钻到石凳下去捉蜗牛……响亮的笑声就象树丛间那些归巢的鸟儿。

“孩子们总是想那些高兴的事，心里除了希望，没有别的。”男的说。

“所以他们是孩子。”

“我们也还不老，也还是要有一颗童心。”

“可我们有过。冬冬说……”

他望着那群孩子，臂肘支在膝盖上，十指交叉在一起，紧握着。她看着他。他有那么多深深的抬头纹了，那里面至少有一条是她亲手刻下的，她想。

“冬冬怎么说？你还没说完呢。”他提醒道。

“慢慢再说吧。”她避开他的目光。

树林里飘浮起薄薄的水雾。草地上还剩些淡淡的阳光，一条一缕、星星点点的。

“喔！看那是啥地方？！”那个光脚丫的小姑娘跑着喊，站住，呆望着远处的古殿。

“哟！”一个穿棉鞋的男孩子跑到小姑娘身旁，也愣住了，“好阔气呀！”

孩子们都围拢过来。古老的殿堂在夕阳中显得辉煌。

“是我最先看见的。”光脚丫的小姑娘说。

“我第二，我第二先看见的。”那个男孩子一股劲对小姑娘说，希望她能证明这一点。

年老的男人出神地望着那群孩子。他又想起了那条冰冷的河，河底的沙砾扎着他的脚，他在那水面上看见过他的冬冬……

女的摘去落在他背上的一根白发。

他没理会；只是出神地望着那群孩子，象囚徒望着蓝天。

他这么喜欢孩子！她想着，心里难过极了。

“童心是永恒的主题，”他说，醒来了似的，“我最近发表了一个歌颂童心的短篇，你看到了吗？”

女的没有回答，装作没太注意的样子。



“童心总是想看未来，除了希望，没有别的。”

女的心想：那才糟呢！那希望是经不住磕碰的。“我们都是那样过来的。”她说。

那群孩子静悄悄的，或蹲或站，望着矗立在远处的大殿、大殿闪光的屋顶和红墙。

两个老人也沉默着。

“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吗？”他搓了一把自己疲倦的脸，转过头来笑笑。

“当然。”她靠在他肩头。她在他衣领里看见了许多疤痕，她没说什么，那是预料中的事。他还是比她坚强，象过去一样。她忘不了过去。

“还记得家乡的那个小池塘吗？”男的说，希望气氛能轻松些。“有一回我让螃蟹夹了脚，你在船上又笑又唱。那时候你总爱唱。在大学里你还是爱笑爱唱。”

两颗斑白的头离得更近了。一只蜂儿在他们头上“嗡嗡”地飞，被他赶开了。

“可生活并不象那些歌，”她说。

过了一会她又说：“我们都老了。你说童心？其实我们的心都不那么干净了。”

“只要我们不要总是想过去！不要总背着那么沉重的负担！”

“不，冬冬也没说要背着过去的沉重的负担！”

“冬冬怎么说？”

“噢，以后慢慢再说吧。冬冬的心才真正是干净的，童心。还是以后说吧……”

那群孩子依然望着古殿的屋顶和红墙。落霞变幻着色彩，

古殿显得遥远而神秘。

忽然，木板房那边传来一阵喧哗，夹杂有哭声。孩子们都惊慌地转过身去，听着，望着，互相对视片刻，“忽喇”，都朝那片木板房跑回去。光脚丫的小姑娘摔倒了，但她很快爬起来，追上去，顾不得哭。

“本该是无牵无挂的年龄，”女的望着跑去的孩子说。

“倒象是受惯了惊吓似的，”她又说，“这些年哪！”

“别总想那些年。那些年都过去了。”

女的心里颤抖了一下。四周的水雾更浓了。

许久，女的到底忍不住了，说：“还记得小时候，你外婆讲的那只‘寒号虫’吗？冬冬说……”

“说什么？”

她觉得还是不应该说。将来？将来是后人的事。伤疤、白发、毁掉了的青春、妻离子散……还要他怎么样？还要这一代怎么样呢？

“冬冬怎么了？出了什么事？！你怎么总是一说到冬冬就……”

“没什么，真的没什么。他正忙着考大学，要不他也来了。哦，他记得你，记得。那天晚上他一直在等你回来，坐在阳台上不肯回屋，他说你不会忘了他的生日——那年他六岁。今年他二十六了。”

男的从衣兜里掏出一个“不倒翁”。那是一个磨损得很旧了的“不倒翁”，在他手心里摇晃着，象是在叹息时光的飞逝。

“哦——，不过你的话没说完。”

“冬冬好不容易才同意了报考理工科。我怕他拧；他和你的脾气一样，拧。”

“还是没说完，你刚才说到了‘寒号虫’。”

白蒙蒙的水雾在他们身边飘绕。如果是在天上，这就是云。她常梦见他，他也梦见她，还有他们的冬冬。醒来，他们都想到过天堂……不再让铁门和铁条分割人的心。

将来是后人的事？那么谁对过去的事负责呢？她想。她觉得还是应该说。“‘寒号虫，总是在夜里叫：‘冷死我，冻死我，等到天明垒个窝！’可是，第二天夜里它还是那样叫，老是那样叫。”

“冬冬一定是说，我是一只‘寒号虫’。”

“今天我没让他来，我怕他来了要和你吵。他很不喜欢你近来发表的作品。你总说‘不要去想过去的事了’。可冬冬说，那为什么还要开历史课？既然最近的历史都应该忘记，干嘛还总在说旧社会的苦？还……”

“他肯定还有更激烈的话。”

“他爱你。这是真的。在他懂事之后，他一直很尊敬你。你唯一的一张照片是他保存下来的。”

那群孩子又“唧唧喳喳”地回到了树林里。

“大概没出什么事。”两个老人互相安慰说。

孩子们又聚在一起，朝远处张望。那儿只剩了一座兀傲的灰影。太阳沉没了。

“好气派的地方！”一个孩子说。

“是啥地方呀？”最小的一个小姑娘问。

“唏——，这你还不知道？”大一点的孩子说。

“我不知道，你告诉我吧。”

“看，不是还有两根石柱吗？”大一点的那个孩子不断地吸着鼻涕，很满意自己的回答。

孩子们又都默默地望着那座灰影了。

“那里头有什么呢？”

“咱们上去瞧瞧吧。”

“唏——，看把你们能的！”

孩子们又都不说话了，严肃的样子象大人。

年老的男人低声说：“冬冬想得太简单，他还太年轻呢。”

女的心里又颤抖了一下，想：真是老了。“他们当年就是这么说我们的，”她说。

“我们那时确实是太年轻。”

“可最后，错的不是你。”

“那要看探索什么和怎样探索。”

“冬冬说，都被规定好了还叫什么探索呢？”

这时候响起了一阵警笛声，越来越近。那群孩子又是一阵慌乱，但马上又都平静下来。一辆白色的急救车开到木板房那边去了。

“有人得了急病了，”他说，朝那边望了一会。

“我原以为没出什么的。”女的说。

等男的转回头来，女的捅捅他，指指那群孩子：“你注意没有？只少了一个小姑娘。”

孩子们散开了，就象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又在树林里叫着、笑着、蹦跳追逐了。只是其中没有那个光脚丫的小姑娘。

两个老人沉默着坐在老树下。天暗下来。他们看得见对方的白发。男的在想着那条冰冷的河、无边雪野上的孤烟、还有泥泞的小路和牛车的木轮……虽然那对他自己来说都已成了过去。女的总想着那个光脚丫的小姑娘和她的那群小伙

伴，想着他们将来长大了的时候……

“真的，冬冬的心才是干净的，童心。”她说。

“我能不能见见他？”他瞥了一下手里的不倒翁，“也许，我给他带回来两个老头儿。”

“为什么只是见见？他以后会常去看你。”

“以后？现在我也不会妨碍别人的。”

“不不，我知道，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只是想等高考报名后再让他来见你……他很拧。”

“象我一样拧。你说过了。”

“他好钻牛角尖。他要是和你争论起来，他非得改报文科不可。他对文史哲都感兴趣。”

又沉默着坐了一会，男的站起来，伸出一只瘦削的手，把女的也拉起来。女的站起来的时候，显得有些吃力。

“人老了有时候很可笑，”他说。

“平时并不这样，只不过是今天坐得太久了，”她说。她希望在他面前仍然显得年轻。

“不，我是说我自己。”

“冬冬也总是说我，说我是个古怪的老太婆。”她笑着。她想到他们俩都老了，却又有一种亲切感。

“可不是吗？你也在限制冬冬，在限制他。”

她挽着他的胳膊，象很多年前那样走着。

“我知道我不应该限制他，可是我怕。冬冬说起话来，嘴上没个把门儿的。他象你；长得也象你，比你还魁梧……”她一路絮絮叨叨地说着。

苍茫的暮色中，他们走出了荒芜的古苑。

女的忽然站住：“那么就明天，让冬冬来？”

“只要今天夜里我别冻死。你说他一直当瓦工？那正好，明天我们商量着垒个窝。”

她高兴地依在他肩上。“其实我常对自己说，我们老了，可别再象他们，临终时只有悔恨。”她的声音有些发娇，虽然老了。

“你书包里是什么？”

“对了，杏！你最爱吃的那种酸杏！”

他酸得直闭眼睛：“你说什么？冬冬长得比我还高？”

“冬冬对他的女朋友说，‘我们老了可别象他们’，他是指我们……”

## 来到人间

星期六晚上，男的八点多才回到家，在过道里锁车的时候就感到意外：孩子没喊他，也没听见孩子的笑声。

屋里光线很暗，没开大灯，只一盏八瓦的小灯亮在尽里头的写字台上。女的坐在床沿上，见他进来，只把两条腿变了下位置，脸依然冲着电视，披了件旧外套，象是怕冷的样子。床上扔满了玩具。孩子在玩具中间睡着了，没脱衣裳，身上盖了条毛毯。

“没想到又这么晚，”男的说，看了看手表。女的没搭腔。

男的走到床的另一侧，一边解风衣扣一边俯身看看孩子，“怎么这么睡？”

女的还是没回头，说：“饭在厨房里，锅里。”声音囔囔的，掏出手绢擤鼻子。

男的又绕到女的身旁，站着看电视，把胳膊抱在胸前，注意着妻子的脸。电视的光忽明忽暗在她脸上晃，让人弄不清她的表情。电视里在播球赛。

他知道她从来不爱看球赛。

“怎么了你？”男的问。

“饭在锅里，凉了热热。”妻子的声音仍旧囔囔的，鼻音很重。

男的愣了一会，正转身要去厨房，听见女的长出气，并且象啜泣那样颤抖。

“到底怎么了你？”男的又转回身来问。

“你先吃饭去。”

男的走了几步，伸手去开大灯。

“别开！”女的说。

男的退回到床边，挨着女的坐下，瞪着电视发愣。街上过汽车，荧光屏咔嚓咔嚓地闪。

“到底怎么啦？”

女的不说话，一条腿不住地颠。

“是不是孩子又怎么了？”

“她没说幼儿园好不好？”男的又问。

这下女的忍不住了，“唉——唉——”地哭起来，把头顶在丈夫肩上，浑身不住地抽动。丈夫茫然地坐着，抓紧妻子冰凉的手。

这孩子一来到世上，面前就摆好了一条残酷的路。先天性软骨组织发育不全。一种可怕的病。能让人的身体长不高，四肢长不长，手脚也长不大，光留下与正常人一样的头脑和愿望。一条布满了痛苦和艰辛的路，在等一个无辜的小姑娘走去。也许要走六十年，七十年，或者还要长，重要的是没有人知道这种病到什么时候才有办法治。

孩子不知道这些。和别的孩子一样，她睁开眼睛，看见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小拳头紧攥着，蹬蹬腿，踹踹脚，想来这个世界上试试似的。饿了，她也哭，或者尿了，就哭。吃饱了，高兴了，她也笑。买只红气球挂在床栏杆上，太阳



把气球照得透明闪亮，她皱着眉头不眨眼地看。和别的孩子完全一样。

“你说她是吗？”年轻的母亲说，不愿意说出那个病名。人们一般管那种病叫“侏儒症”。

年轻的父亲捅捅那只气球。一片红光飘来飘去，孩子的眼睛跟着转，笑了。还在襁褓里，这孩子就会笑。

妻子斜靠在被褥上，两手垫在脑后，眨巴着眼睛看对面的墙，象是那儿有一道题。丈夫趴在椅背上，交叉起两手顶着下巴，好象另一道题写在妻子的脚上。对面阳台上有人给盆花浇水，一边唱着京戏，遇着高音就巧妙地变个调子。孩子什么都不管，看着那只红气球，“咿咿唔唔”地说着自己的歌，仿佛知道童年不会太长，得抓紧懂事前的这段好时光。

“要不再到别的医院去看看？”母亲说。

父亲好一会儿没有出声，把目光从妻子的脚上转向窗外的天上。

“我看她不象，”母亲又说。

父亲猛地站起来：“那就走！”

两口子急急忙忙把孩子裹好，抱起来，出了门，就象这回准有什么好结果。

“我们团有个编剧，”一边下楼梯女的一边说：“头一回化验说是肝炎，还很厉害，没过几天又到另一个医院去化验，结果各项指标都正常。咱们上哪儿？”

街上永远有那么多人，那么多车，简直不知道是为什么。男的站在马路边想了想，说：“这回咱们不去太大的医院了。”